

家範

青年德育叢書

家範

青年協會書局發行
上海博物院路廿號

Beautiful Home Lives

By

SZE MO KWANG

PUBLISHED BY

PUBLI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COMMITTEE Y. M. C. A's. OF CHINA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20 Museum Road, Shanghai.

Price: Twenty-five cents per copy.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刊行

家範一冊

原輯者 司馬光

校訂者 青年協會書報部

刊行者 青年協會書報部

發售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

每冊實價大洋二角半

溫公家範序

人知朱子集濂洛關四子之成不知涑水文正公亦朱子之所取則朱子志在綱目行在小學資治通鑑實綱目胚胎小學與家範又互相發明者也顧通鑑綱目二書並行何小學列學官而家範不傳於世與文正公嘗謂盡心行己之要在立誠而其功自不妄語始家範所載皆謹言愼行日用切要之事公一生得力於是而有裨於世道人心非淺焉予偶得舊本讀而珍之爲校正重刻以公同志

康熙五十八年冬至月高安後學朱軾序

家範卷之一

宋司馬溫公著

周易三三

離下

巽上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

謂二也。

男正位乎外。

謂五也。家人之義以內爲本。故先說女也。

男女正。

天地之大

義也。家人有嚴君焉。

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

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

由內以相成。熾也。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家人之道。修於近小。而不妄也。故君子以言必有物。

而口無擇言。行必有恆。而身無擇行。

初九。閑有家。悔亡。

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

象曰。閑有

家。志未變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職乎中饋。巽順而已。是以貞吉也。

象曰。六二之

吉。順以異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以陽處陽剛嚴者也。處下體之極爲一家之長。者也行與其慢密過乎恭。家與其瀆密處乎嚴。

是以家人雖嗃嗃悔厲猶得其道。婦子嘻嘻乃失其節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能以其富順而處位故大吉也。若但能富其家何足爲大。吉體柔居異履得其位明於家道以至近尊能富其家也。象曰。富家大吉。

順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至也。履正而應處尊體。巽王至斯道以有其家者也。居於尊位而明於家道則下莫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弟夫婦六親和睦。

交相愛樂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故王假有家則勿恤而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處家人之終居家道之成。刑于寡妻以著於外者也。故曰有孚。凡物以猛爲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爲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尙威嚴。

也。家道可終唯信與威身得威敬人亦如之。反之於身則知施於人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

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

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孝經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

宮中之門。其小者謂之閨。禮者所以治天下之法也。閨門之內。其治至狹。然而治天下之法。舉在是矣。

嚴父

嚴兄。

事君事長之禮也。

妻子臣妾。獨百姓徒役也。

徒役。卑牧也。妻子猶百姓。臣妾猶卑牧御之。必以其道。然後上下相安。

昔四岳薦舜於堯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

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爲之瞽。配字曰瞽瞍。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

之經爲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昌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帝

曰。我其試哉。

言欲試舜觀其行跡。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二女妻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

釐降

二女于嬀汭。嬀于虞。

降下嬀婦也。舜爲匹夫能以義禮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

帝曰。欽哉。

歎舜能修己行敬以安人。

則其所能者大矣。

詩稱文王之德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皆聖人正家以正天

下者也。降及後世。爰自卿士。以至匹夫。亦有家行隆美。可爲人法者。今采

集以爲家範。

治家

衛石碻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齊晏嬰曰。君令。臣共。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

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夫治家莫如禮。男女之別。禮之大節也。故治家者必以爲先。禮男女不雜坐。不同橈。不同巾櫛。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櫪。內言不出於櫪。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皆爲重別。不雜坐。

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橈可以枷衣者。通問謂相稱謝也。諸母庶母也。漱澣也。庶母賤。可使澣衣。不可使澣裳。裳賤尊之者。亦所以遠別也。外言內言。男女之職也。不出入者。不以相問也。

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畢矣。女子十年而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見媒往來傳婚姻之言。乃相知姓名。非受幣。不交不親。別重而坐亦遠別也。

有禮乃相繼固。故日月以告君。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此也。齋戒以告鬼神。婚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

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會賓客也。以厚其別也。厚重。慎也。

又男女非祭非喪。不相授器。祭嚴喪遠。不嫌也。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

之而后取之。

奠停地也

外內不共井。不共湣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子入內。

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嘯讀爲叱。叱嫌有隱使也。

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

燭。無燭則止。

擁猶障也。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地道尊右。

又子生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厚其別也。

男子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

外傳。師教學之師。

女子十年。不出。

恆居內也。

又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

闕限也。

又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有歸寧。沒則使卿寧。

魯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

如之也。

康子在其朝。

自其外朝也。

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

弗應而入。

入康子之家也。

康子辭於朝而入見。

辭其家臣入見敬姜也。

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

乎。曰。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

寢門。正室之門也。上下。天子已下也。

夫外朝。子將業

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

庀治也。

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闔。

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闔門也。門寢門也。

漢萬石君石奮。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故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諄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訴訴如也。唯謹。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

尙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身自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孝於萬石君

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經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乃至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

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閒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

南陽馮良。志行高潔。遇妻子如君臣。

宋侍中謝弘微。從叔混。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陽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晉陽公主降封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歎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親姻。里黨故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爲流涕。感弘微。

之義也。弘微性嚴正。舉止必修禮度。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及東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及會稽吳興瑯邪諸處。太傅安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數百人。公私或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物不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以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棄擲。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尙能無言。豈可道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

劉君良。瀛州樂壽人。累世同居。兄弟至四從。皆如同氣。尺布斗粟。相與共之。隋末天下大饑。盜賊羣起。君良妻欲其異居。乃密取庭樹鳥糞。交置巢中。

於是羣鳥大相與鬪。舉家怪之。妻乃說君良曰。今天下大亂爭鬪之秋。羣鳥尙不能聚居。而況人乎。君良以爲然。遂相與析居。月餘。君良乃知其謀。夜攬妻髮罵曰。破家賊。乃汝耶。悉召兄弟哭而告之。立逐其妻。復聚居如初。鄉里依之以避盜賊。號曰義成堡。宅有六院。共一廚。子弟數十人。皆以禮法。貞觀六年。詔旌表其門。

張公藝鄆州壽張人。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過壽張。幸其宅。召見公藝。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成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常睦雍矣。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等。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公

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以次命子弟一人執經史。立燭前。躬讀一過畢。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爲擇壻嫁之。皆用刻木妝奩。纈文絹爲資裝。常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及公綽卒。仲郤一遵其法。

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孫數世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餅飯。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夫人爪牙之利。不及虎豹。膂力之強。不及熊羆。奔走之疾。不及麋鹿。飛颺之高。不及燕雀。苟非羣聚以禦外患。則反爲異類食矣。是故聖人教之以禮。使人知父子兄弟之親。人知愛其父。則知愛其兄弟矣。愛其祖。則知愛其宗族矣。如枝葉之附於根幹。手足之繫於身首。不可離也。豈徒使其粲然條理。以爲榮觀哉。乃實欲更相依庇。以扞外患也。吐谷渾阿豺有子二十人。病且死。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將玩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死。彼戎狄也。猶知宗族相保以爲強。况華夏乎。聖人知一族不足以獨立也。故又爲之甥舅婚媾姻婭以輔之。猶懼其未也。故又愛養百姓以衛之。故愛親者。所以愛其身也。愛民者。所以愛其親也。如是則其身安若泰山。壽如